南唐書附音釋（二）

南唐拾遺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唐書

附音釋

(二)

陸游撰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御史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
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
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禮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直言義方始名元逵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馬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迹散落不得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厮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

沼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詣告日邸吏劉珂寄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迓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安審暉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裕帥餘兵抵雲夢橋復爲審暉所敗執而殺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

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復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燕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餘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檝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

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
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
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
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徒
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
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
勳保惜富貴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
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稱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臠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

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

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擢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赦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氷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赦日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績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憸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後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菽陛下聰明枉法寘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欠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内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搆成罪狀然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蘖復生馮延已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孤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已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餌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遘逆歸國鼠姦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而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諠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詐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益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今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衂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侗隙之鄰

北有覇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冊載兄毋以待左降元宗果
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
復皆不次延已雖蹙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
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
文蔚既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
言事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

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鷰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衒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辛年五十二謚曰簡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

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

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據汲古閣本補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頵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巳死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巳

右者元宋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已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誚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諛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廷已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已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已

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毋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已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已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眞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忌曰湖湘之役

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即欲奉行延已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帥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已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

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无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

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躁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救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

魯爲南面監軍使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濘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衆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衆諸軍遂大潰衆者萬計

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曰楓
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
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効
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江流竄延魯流
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
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
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
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
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迎被執世宗釋之

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遂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於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

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鳥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饋道不一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受朊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還金陵卒於家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仗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仗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容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爲進士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弊衣蟣蝨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

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

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州城下

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遥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署兩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於世宗皆斥潰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

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炆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炆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炆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炆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完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炆於封疆孫忌炆於奉

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益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首幘欲冠帽可乎於虖是誠足以得士矣苟令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暠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處化人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暠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暠幽希萼於衡山使其心焉師暠歎曰嘗後欲使我弒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

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蕁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蕁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蕁爲衡山王請命於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蕁遂入朝偃師暠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蕁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奬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

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
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
謚曰節而師暠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
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暠之事可謂
盡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暠
偃囚希萼而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
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暠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
以爲師暠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

其謀及衛希蕃也師暠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暠實欲害希蕃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況偃師暠耶

爲孫廖鼓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南唐書十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戮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

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救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趙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

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又徽暗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

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湔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用鄭彥華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

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奴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

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踈庸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

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以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宜軍法齊丘爲之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

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兵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

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閔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汚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敎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

章事古有是否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一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張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潁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揚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留事南唐以駕

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

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撤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

累表乞貸欽不從以珠裹屍於市哭之噴絕觀者皆爲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

兵將遁之時固未爲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於周雖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南唐書十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全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衮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

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寇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泗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

贈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間若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遁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

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徵宋亳陳潁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塡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発聲震墻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覩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

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斬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爲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餘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

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刘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

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舁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

以徇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欵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王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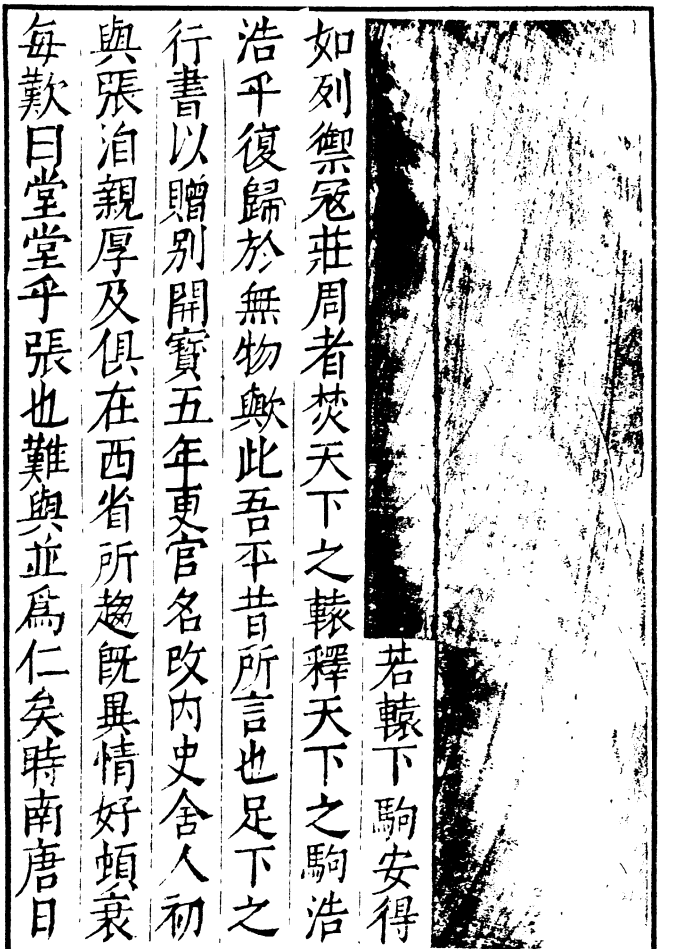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贍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

嘗寓家壽[redacted]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姒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redacted]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

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絶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王在東宮開崇文

原闕



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吏官名改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日

棄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体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恐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惜惜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已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盖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眞宗皇帝憐佑之忠趣華於家授

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玄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玄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强愎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玄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芸李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爲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曰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

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達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年籍課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繇死獄中

嚴續字與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国可求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迁祕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無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国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孝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七因共夢錫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爲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孝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称職或作螃蟹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还

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請如平時後王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率進士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率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孝自厲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孝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

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国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国勢過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

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孚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參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數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强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愼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論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愼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畛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

復出矣不然時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爲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彊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

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王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絶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饟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冊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鋹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亾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害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南唐書十四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效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櫂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

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勑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遁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

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畢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

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亾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王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櫂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

草降表延鄴責以忠義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鄴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鄴子命以官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

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床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虖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爲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亡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爲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

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拖援師道路仁肇率敢
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
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
噪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
之屢將中仁肇轍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
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
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於後主
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
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

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後王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勳朱全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回適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已爲築大第以待其至後王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

云肺腑不正及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税駕也然不能自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爲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欽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堯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土

豪陳氏與其子弟其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摧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鼇虢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去已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爲薪以自

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

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王師來討以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

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奔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襲慎儀兄子贊善大夫頼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叔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

覇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覇榮河東將嘗來降已而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前鑒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鑒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遁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鑒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

告而歸鼈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京師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鼈恥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筒人父睿事吳爲翰林學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睿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間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歷不知所爲陳覺李徵

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官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再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

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

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效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露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效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

自縊二吏徹榻痤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廢痤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恣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

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命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其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南唐書十四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二

南唐書十五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頃之以虞部郎致仕還山金陵受園間道召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

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强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尚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興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遁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

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壁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猶歷諸衛

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
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
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
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令寶乃被簑
荷笠作漁者以見覽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
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進士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
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

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爲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隹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

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爲濠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爲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圜洞猶在中國亾洞過

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爲屢爲有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爲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東書欲東走吳越爲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
宋齊丘頗抑之台符貽齊丘書詆其疾已才齊
丘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
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
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楊子尉辭不受後主
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
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
慶爲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牓出喬果爲首

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盧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竇運中興人仰德澤柰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

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

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爲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及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

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爲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

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頗委無由勾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事與倉猝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爲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

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祼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趫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歸京師元清心

不欲仕二國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乱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横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蹶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郢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王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芙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窮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遒俊可愛國亡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蒯鼇諸葛濤飲博不逞愚昔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

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繹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国亡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爲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嶝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拾而趨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

爲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爲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

爲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入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久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瞶亦無瘢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謔諛學揣摩尤爲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

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幷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爲泌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幷置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以厚賂結岑爲與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彦貞爲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爲厲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二

南唐書十五

后妃諸王第十三　南唐書十六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韜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爲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爲后從容禪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

逵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祖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已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

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遷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予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遷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即位始封景遷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遷宮中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瀕令嚴可求喻太章伏劍士二十輩斬瀕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瀕後頗恃功頑頑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爲皇

后後主即位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扶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絶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粧人皆效之　雪

夜醑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戛綴譜唄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絶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躭嗜廢政事鹽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糟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舍王卒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煨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寐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欲而不

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慰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后少以戚里聞入宮被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

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后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一周后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

儀寶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遏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命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者遂身退之意自爲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近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爲易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成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爲太子弘冀嘗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忽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次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旣迫於羣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

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馮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巳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巳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

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亦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大弟諡昭

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遏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爲仁壽節景遏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遏如已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贛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遏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遏大重之峴卒言及

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遇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謐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幷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

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持弓向在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鎭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

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即日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能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

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景遂遇酖語在其傳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

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刑繒肯叙此日傳讓之意遞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惟

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温潤略似敵國元宗每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當[redacted]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旬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在侍饍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衒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頴異善歌詩格調

清古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久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

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
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
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
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
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
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
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
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
加恩慰撫幄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

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王尊澄醪金盤繡饌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子告之曰昔子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猱惰槃樂恣驩賞忘勞悄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紈綵維艘被墻宇以耗帑諭丘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

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
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
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愴家艱之
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
兮睇予目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
空蒼蒼兮風凄凄心躑躅兮淚連洏無一驩之
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
所宜從善如屢詰後王號泣後王聞其至輒避
去如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

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趨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

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且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令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里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爲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朝爲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後失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
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
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
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
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據汲古閣本補

主函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爲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癎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后妃諸王第十三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南唐書十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吳廷紹爲太醫命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焉延已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芣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芣苡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

耳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扆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扆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筒而已發筒覩二錫丸亦頗恠之扆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扆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

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宸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九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石之會軍旅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歎賞之冠輒不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其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其猶事吳

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寒雲餅鎗糟炙瓏聰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毋饅餕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開元中爲教坊部數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恠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合

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宋齊丘止一子輒效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

中齊丘取觀爲收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劚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

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鑱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噀之命工施鑱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法者皆祖紫霄

史守冲潘扆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

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宸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爲僊人使鍊金石爲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爲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王貌鳥

不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煬麥粒成圓珠光彩燦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纈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奉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

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竇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眞云

古史官書忠義考行列女各爲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檢其僅可書者合爲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詰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常州團練使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

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徒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心效國難爾輩不從吾

众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飲柞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宅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歷不復議贈邺國人哀之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

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宋齊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爲吳室家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爲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爲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

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焉曰王師
平伐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
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
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
南遊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
母以媛少議嫁之媛誓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
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愿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南唐書十七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南唐書十八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滔虐徒以寖衰而已要其最可爲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晝爲工匠役夫效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爲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

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姦刺遂出之國人則寖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

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瘡瘢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放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焚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放富人賂官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

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欽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効之後主雖擢渙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珎寶怪物賂貴要爲奥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

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搓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增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爲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强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師爲小却後主眞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下城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

至始悟其姦後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受甲出鬬敎國難後主曰敎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搏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粤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廼鴻荒以降驟步相

俾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旒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
納貢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烈於續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
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恢恢

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津遺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釁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即今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
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
王朗奉表幷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
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
契丹主遣閤廐使王延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
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凡欲郡世母妻併命又
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

月方至幽州館於慇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
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放舊儀問國書中機事
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
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
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
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
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
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醼自旦至日晡始罷自
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骰號

子歸聞奏殺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審使頭賞

三千縑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勑暴我罪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與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乂躬乂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驪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

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儀重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璽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逮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

波遥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攷矣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南唐書十八

南唐書附錄

祕册本卷十三第五葉後九行開崇文下至第七葉前四行若幹下駒句原係墨釘凡缺四百字按汲古閣本祇三百六十九字惟錢叔寶鈔本字數與之合謹據錢鈔本補錄於後竝附趙世延序

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間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指遷知制誥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齊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却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物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

序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嘗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缺。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熙等。就加校訂。鋟板與諸史竝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竝。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揜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曾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南唐拾遺記

毛先舒纂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南唐拾遺記

明　錢塘毛先舒稚黃纂

敍曰.予觀李後主雅好儒學.善文章.繼統江南.屢有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湎于酒.遂以亡國.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淫酗亡度也.歸命之後.謂宜優饒.小詞何罪.致慘禍以死.無乃宋人實甚.予讀馬令、陸游諸公所撰著.及他外紀所載.竊悲之.嗟乎.煜未爲太子時.以兄冀性嚴忌.獨遠嫌避跡.執喪哀過其禮.可不謂孝友出天性者哉.太宗號宋英主.然太祖十月崩.十二月卽改元.傳位後.致弟姪俱不得其死.開寶皇后崩.羣臣不成服.天倫之際.慙德實多.故迹成敗以議.而賢否繫之.非篤論也.予故略采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於馬、陸二書.鄭文寶近事.陳彭年別錄.及陳霆唐餘記傳之後.名曰南唐拾遺記.以備覽古者之蒐擇.且以懲喪失家國者.不必盡極亂之主.而不能自強于爲政.雖才華明敏.爲守文令辟.亦終不免辱於銜璧云.

宋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正陽.偪壽州.時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略滁州.滁四面皆大山.去州三十里爲清流關.則平川.而又有西澗在滁城西.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而滁州其控扼地.且欲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將兵十萬扼其地.藝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師入憩滁州.藝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再至.問邨人.云鎭州趙學究.在邨

教學多智計。郡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兵勢與公如何。曰。非其比也。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曰。然則使彼整軍再來。則師絕歸路。無復有遺類矣。藝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轉敗爲勝者也。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公既敗。無敢躡其後者。公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不虞公來。公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也。藝祖大喜。且要學究爲導。學究亦不辭。遣人導之。卽夜出小路行軍。皆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而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藝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帥既被擒。或謂周師且大至。城中亂。自相蹂踐。死亡不可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須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則壽爲孤軍。故周人得以擒仁贍。自破滁州始也。暉擒送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業。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匡允者。乃天贊匡允也。因盛稱藝祖神武。遂不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則不惟中斷劉李相接之勢。而淮南盡爲平地。無復阻險。自是世宗得以乘勝勢而盡收淮南。使李璟割地稱臣者。由藝祖擒皇甫暉。首得滁州之地故也。此皇甫暉

所以稱藝祖爲神武者。蓋暉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建原廟於滁。而殿名曰端命。以太祖歷試於周。王業自此而始。故號曰端命。蓋宋之鎬沛也。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蓋建策自滁州始也。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嘆。以爲至言。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照物。每縱轡青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于時。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欲爲相者屢矣。爲宋齊丘深忌之。終不大用。

韓熙載好謔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灶艾熏之。俟其人來。乃故出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

周世宗時。陶尙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盥匜。及旦以書來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嘗浣濯。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貓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楚金、鍇字也。

孫晟爲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壟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淑隘若此豈稱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晟拜御史大夫旬日果正台席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爲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箒堂前治地熟視竊處黯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尚未改也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閒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匳篋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辦具送遣許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林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爲婚前令之女不患無匹輟匳爲贈可謂慕義何緣易婿予人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仳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豆之小名忘人綱之篤誼何氏不列於紕漏而躋之德行昧鑑裁矣

江南徐諤得畫牛。畫薤草蘭外。夜則歸臥蘭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微露灘磧。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衆皆奇之。

先舒案。此事見清波雜志。又見語林。作徐知諤。又稱贊寧云云。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李煜在國。微行倡家。遇一僧。張席其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鶖鷺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嘗密語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比丘澄暉事。院牌勅賜雙飛之寺。與此略同。疑一事也。

宋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彬使人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儀衛甚盛。時獨登舟。徘徊不能進。彬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茶。彬謂煜趣歸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復死。衆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彬、潘鄭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

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南唐胡則守江南堅壁不下曹翰攻之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上書一絕句云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篇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耶

李煜歸宋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王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

李後主歸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惋未久下世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鉉曾見李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之但言朕令卿往可矣鉉遂徑往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鉉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相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入報鉉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

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是禮。鉉引椅少偏。後主相持大笑。乃坐。已默不言。忽長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南唐後主薨。太宗召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文。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云。東鄰搆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疊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佖常分俸贍給焉。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璟女也。納士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氏。爲武彊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一公主。趙至忠虜部。自北虜歸宋。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江州廬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先舒按。李景卽元宗璟初名。馬令、陸游、兩南唐書俱云初名景通。陳彭年江南別錄。乃云初名景。此事見游避暑漫抄。及據別錄與己書矛盾。其亦失考之故耶。中載芳儀曲調頗蕪冗。今記刪之。

宋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宋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勅備存甚多客嘗過求觀之有自江南入宋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逾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流轉數十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雅稱好事甘露寺下竝江一古莊多羣木晉唐人所居蘇有宅焉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後號海岳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宋國姓也是時藝祖方授命言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兆已宋師果

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有識者甚惡之。未幾。犬戎寇盟。亦逼迫之兆也。

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尙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辨之。遂爲熙載矣。

宋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謄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秦蒨蘭。遂敗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秦蒨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李煜既降宋。太祖嘗因燕煜。顧近臣曰。當不忝作一翰林學士。

南唐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謂爲韓君輕格。

江南晚祀。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綴金於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粧。

李後主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山神□字金鳳□嬰王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圍墨。云價值南金。宜春王從諫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妙甲於當時。從諫號爲翹軒寶帚。

韓熙載工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協意。延歙工朱逢燒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曰名麝香月篋

而寶之。後熙載歿。俱爲諸妓妾攜去。無復存矣。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夷所產。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之類。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李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己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促之。延己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竟進。使隨共諦視之。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也。蓋董源之筆。與孫權彈蠅事絕相類。

詞女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面。精神凝至。夜必夢之。嘗寄詩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

李後主獵青山。一牝狙觸網。見後主。兩淚稽顙。自指其腹。後主憫之。戒虞人守之。是夕生二狙。

伶人王感化。少聰慧。未嘗執卷。而多識故事。發口諧捷。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苑中游觀。見繫牛于株柈。令感化賦詩。詩有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聞喘更何人之句。蓋譏二相也。

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甚不悅。因命酒獨飲。指北岸山。問舟子。云皖公山。意愈不懌。王感化獨前獻詩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以束帛贈之。

先舒按。此事見綃素雜記。又江南野錄。亦載其事。與此小異。王感化作李家明。中主作嗣主。未審孰是

也。

對花焚香有風味。味相和者。其臭殊妙。木犀宜龍腦。酴釄宜沈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韓熙載著五宜說。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詰旦將斬之。僧云。夜偶得月詩。自喜故耳。因誦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大喜。遽釋之。

李先主昇將受禪。欲諷動寮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昇舉杯自言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時徐融在坐。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卽位。遣長弟從善入貢于宋。宋因留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又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哉季兮不來歸。

賈魏公尹京師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清癯道人也。公曰。太師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誤。有所見。今爲獅子國王。偶思鍾山。故來耳。懷中取一詩授公。公讀之。隨聲灰滅。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其族子作動植疏。建封俾吏錄之。中載鴒事。傳寫謬譌。分一字爲三。作人日鳥。故建封每人日必進此味。

李後主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大者遠者。人疑其有諷諫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其味辛螫故也。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折處亦然。無稍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自謂。晚年始得蠶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蠶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江南中主時。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邨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然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己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後齊丘嘗有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肯出。有老樂工旦雙瞽。作一詩書于紙鳶。放入齊丘第中。譏之。海陵州宅東有小兒墳數十。至今纍纍。皆當時所殺徐氏族也。

李後主宮嬪宦娘。織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宦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由是人

皆效之。婦人足以纖弓爲妙。以此知紮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

南唐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帝嘗作浣溪紗詞二闋。手寫賜感化。菡萏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鉤是也。後主卽位。感化上其詞。後主感動。乃優賞之。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蘇子瞻云。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固當痛哭九廟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先舒按。此詞或是追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據煜詞。則揮淚本爲哭廟而離歌。乃伶人目煜辭廟而自奏耳。奚必果如項籍之飲帳中□□之別華容耶。

宋師圍江南。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後有人見其殘稾。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詩詞工夫治國。豈爲吾虜耶。

先舒案。櫻桃一闋。蓋未完臨江仙詞也。後有爲續之者。然又有人親見後主梵業書。塗著數字。未嘗不完。烟草低迷。後云。爐烟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蘇子由題詞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音也。

後主煜三年二日相屬。時人見之。

釋妙空名守訥嗣法於雪峯卯一齋住嘉佑禪院江南李氏三詔不起

南唐傳國三葉僅歷三十七歲而亡然歿繫臣民之思其典章文采至今可想先舒按正史而外諸家紀江南事實多同特小有牴牾茲記悉載凡若干條然是率爾就編故不必該備其複者則徑刪之至江南臣僚北歸以後之事與故國無預者亦所不錄宋元人載筆辭多冗弱閒亦稍加撙節不以爲僭也稚黃子又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南唐書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